



#1

水墨，在不在“场”？

Wash Painting, "Present" or Not?

□卢缓 Lu Huan

Wash painting isn't just a material, a way of presentation, or simply a distinguishable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 field where meanings grow with discursive conflicts.

中国的当代水墨艺术承载着太多的文化期待与历史期待，兼具着面向传统与面向当下的双重维度，积蓄着本体延续与对外拓展的多重力量。水墨，并不仅仅是一种材料形式与表现手法，也不再简单地成为一个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更不是传统的文化谱系学上的一段新文本，而是一个意义生长又伴随着话语纠葛与观念冲突的问题场。在这个开放而又深沉的场域中，当下的水墨艺术正不断接受着新一轮话语介入的再阐释。

在这样的场景中，“黑白相”直击一批年轻的水墨艺术家作品，意在强调中国当代艺术转型期里，青年艺术家在整体艺术趣味上呈现出的巨大变化。在形式论的层面上，他们不同于前辈艺术家在艺术本体范畴内的探索，或是取材于漫画、插图、卡通等大众文化的载体，或是更主动而自觉地利用新科技和新媒材的手段，或是从网络世界中找寻虚拟化的精神体验。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他们逐渐抛却前辈们对于宏大叙事、历史题材的偏好，也逐步开始自觉

不自觉地从现代主义一元的严肃的批判者姿态与强烈的文化对抗意识中出走，转向自身生活状态、社会现象、人类生存境遇等问题的体验式思考，尤其是，他们试图摆脱艺术美学和媒介技术本身的局限，从社会学、哲学和艺术学相结合的角度，来试探艺术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方向，重构日常生活的思维角度和视觉经验。

这些艺术家所创作的一批新水墨作品无不透露出以观念为先的实验状态，并且在消费社会与商业文化的浸润下，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前卫的抽象文化命题都被转换为以信息的形式传播，以商品的形式消费的身边的文化话题。尽管他们对于水墨艺术的体验才刚刚起步，仍旧在传统与当代、历史与前卫的两端之间小心翼翼地取舍，但这就好比是这场浩浩荡荡的艺术浪潮中摄下的一张黑白相，在历史意义之外用一层水墨的滤镜记录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此人此境。（卢缓）

卢缓：当代中国的水墨艺术面对全球化文化语境时，其身份一直是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象征。那么，水墨艺术在全球当代艺术体系中的价值何在？换句话说，水墨，不在“场”？

李志坚：我觉得水墨是作为能够体现出东方精神的艺术形式而一直存在的，在当代艺术中，水墨是在场的，只是水墨的艺术价值一直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或者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对水墨艺术，甚至是对中国文化缺少了自信。

郝量：中国当代艺术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政治性符号化的图式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植根于本体文化的当代艺术发展相对滞后。我认为水墨可以在文化层面上解决中国当代艺术中只重图式不重深层次文化内涵这一根本问题。水墨作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基础材料和文化观念，被许多不同画种的当代艺术家运用在各种形式的作品之中，因此“水墨”在中国当代艺术“场”中。

王永成：水墨艺术是自身主动地进入当代艺术体系的，而不能站在当代艺术体系的理论或体系本身来衡量水墨艺术的价值！水墨艺术自身是一门独立的语言体系，它是否进入当代的体系，或者说它是否以当代的语境在探讨当代的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水墨艺术家自身。艺术家自身考虑和探讨的问题自然会通过自己的水墨语言表达出来。水墨艺术家主动进入当代体系探讨问题，自然也就拓展了水墨艺术的语言界限，使水墨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扩大；再者也为水墨艺术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切入点与可能性。这就是水墨艺术在当代体系下的价值所在。

余洪波：当代艺术在不停消解各种各样既定的传统概念，不停地模糊画种之间的界限，而中国画却又是如此地强调自己的“种姓”，所以中国画在当代艺术中总是格格不入。而关于水墨艺术，我觉得是去了“姓”留了“种”吧。但是，我们不要小看只是去掉了一个“姓”，也许这正是水墨艺术能在当代体系中有发展的原因。水墨艺术其实是处于一个边缘的中间状态，可以说是“进可功退可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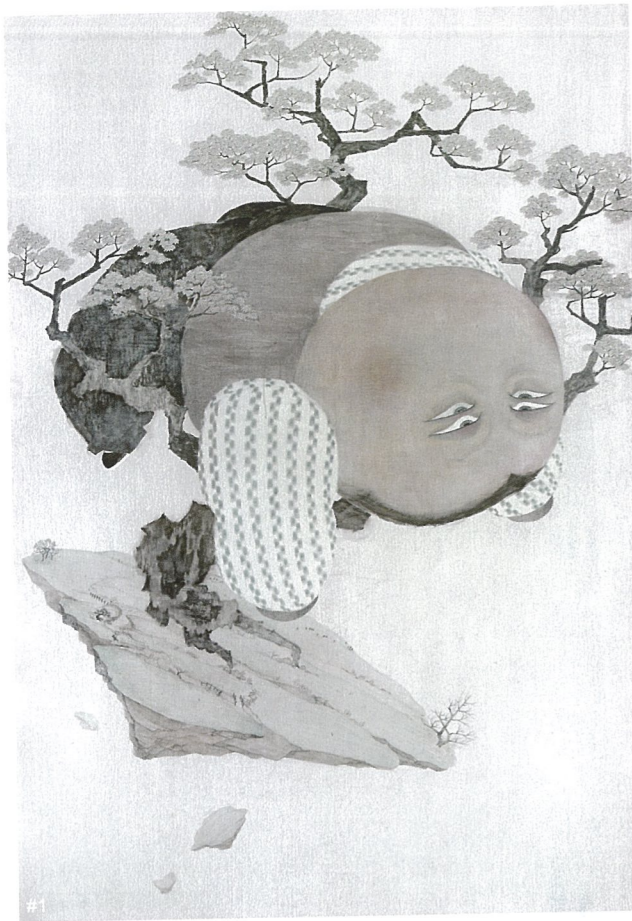


#2



#3

#1 壶中闻香之留园 水墨装置 李志坚
#2 小万里 纸本水墨 孙文
#3 慢摇吧 纸本水墨 曾庆国



当作品做得更综合、更开放时，在意义上就更接近于当代艺术。而保守一些，方式再传统一些，又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

谈水墨艺术就不能只在当代艺术的体系中去谈。水墨艺术实际上处于一种中间的状态，可以说是忽而在场忽而不在场！但是水墨艺术的价值也就在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创造了发展的空间！

卢缓：当你选择水墨艺术之路时，纵向的文脉传承与横向的语言拓展都成为构建中国当代艺术语境的两项重要指标，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你更倾向于朝哪走？你在不在水墨的“场”？

孙文：一方面，传统水墨的文脉传承应该被看作是今天整个水墨评判的一部分，而对横向的语言拓展来说，更开放的心态是把水墨艺术回归到物质材料的属性自身，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表达。另一方面，传统水墨的文脉传承应当被看作是评判当代水墨语言拓展的隐性标准，实际上这是一种弹性尺度，它是随着现实与历史情境的比照，以及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而不断演进的。如果说纵向的文脉传承与横向的语言拓展是构建中国当代



艺术语境的两项重要指标的话，那么在这种现有价值体系之外的超越将是对艺术家实践的一种鞭策与考验。

曾国庆：我更注重语言拓展方面的探索。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使用水墨材料，那么其结果尽管会具有中国特点，但仍然缺乏当代性。而只有按照当代的方式去使用水墨材料，才是有现实意义。因此，在尊重水墨特点的同时，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看待水墨，寻求水墨创作更新的更多的可能性。

郝建涛：纵向的文脉传承十分重要，但我也更注重横向的语言拓展。纵向的文脉传承是对传统的深入学习，进而把握其精神本质，为横向的拓展打基础。

郝量：我坚持水墨艺术的基本创作原则和文脉传承，在保证其传承性的基础上创造更新颖的图象。

李志坚：文脉传统和语言拓展两方面都不能放弃，拓展语言方式是为了更好地把传统文化表达出来。

卢缓：正因如此，“黑白相”展览意在强调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的特殊性。“黑”、“白”两色自中国文人画发展以来逐步成为

中国画的精神典范，这并不是说中国艺术家不讲究色彩的丰富性，也不是说水墨艺术不能运用其他的色彩，而是要提倡中国当代艺术追求一种中国的精神、中国的观念和中国的方式。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你如何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当下的视觉经验统一到艺术作品中去？

王永成：水墨艺术中的黑白与西方素描的黑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艺术讲究“墨分五色”，水墨交融中，或飘逸，或浓重，或金石顿挫，无不透露着中国气息。我的水墨画在继承传统水墨的黑白观念同时，有意消解了传统的以书入画，笔笔皆写的笔墨概念，对传统笔墨符号作了比较大的改变，由此构建自己的语言与视觉方式，以便于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水墨境界。没骨与层层水墨流淌结合，或浓冲淡，或淡冲浓，是我构建画面视觉的一个方面，其次打破传统的构图与透视法则也是我长期实验的课题。

郝建涛：当代艺术中视觉感受一直被提到很高的位置，现代人和古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不同，紧张的工作、巨大的生活压力、人们的心境、人们的视觉经验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古人赏画完全是一种把玩，现代人则注重感官刺激与猎奇心理。很多艺术家往往把作品弄得十分张扬，易引起观者注意。但对于从事水墨的艺术家来说，要使用当代的表现手法，例如装置、影像、行为、事件等来诉说这种具有中国精神的艺术理念，并且利用现在的展览方式，使得中国的精神、中国的观念和中国的方式为更多人所接受。

曾国庆：从当下的视觉经验来看，中国当代艺术使用的文化资源——包括观念、题材、表现的手法更多是借鉴西方的，这就使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断裂关系。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以开放的观念去认识传统文化，从传统的文化资源里吸收元素，结合对现代生活的思考，赋予这种思考以独特的表达。我要追求的这种表达包括三个元素：中国的、当代的和我个人的。

孙文：我认为更多地抓住一些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东西，把它演化成各种视觉形式。其实中国文化的外延也在不断地扩展，历史的、传统的都会纳入到当代中去，它是一个活的实在的现实。所以应该对中国文化的特质进行深刻而且动态的理解，才能在视觉经验的拓展上一步一步推进。

卢缓：四川美术学院的新水墨艺术从媒材、形式到语言都不断进行着多种实验，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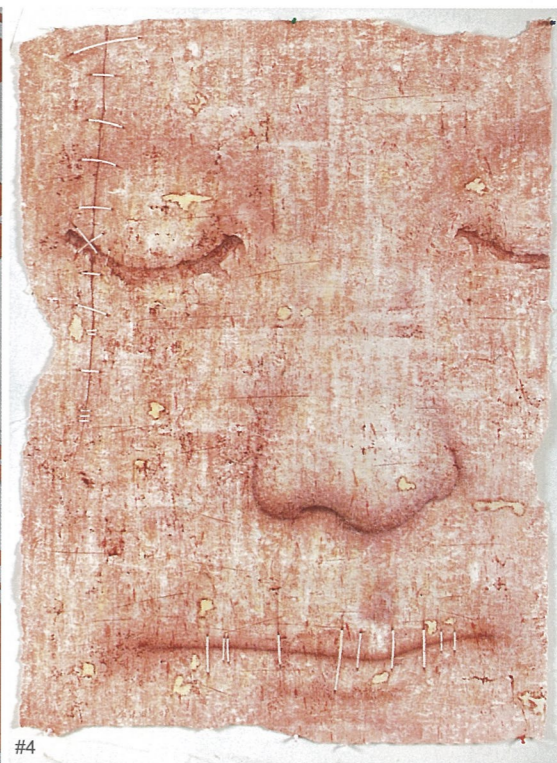


墨性话语被迅速泛化，摆脱了中国画笔墨的枷锁和品性的紧箍咒，并且从平面的架上绘画走向立体制作的装置、影像和行为艺术中。尤其是，结合架上绘画、装置、影像等多媒材、多形式的“综合艺术”逐渐得到响应，你在创作过程中如何看待新水墨在媒材、形式、语言上的拓展问题？它与观念为先的当代艺术产生出怎样的新关系？

郝量：四川美术学院的新水墨创作基本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坚持水墨画文脉和创作原则，让作品表达出当代人的感触，创造新颖的图象；另一种是运用水墨基本材质，打破传统方式，以水墨为材料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两种形式其共通处都是以观念为作品的基本支点，这是当代艺术的创作方式。

孙文：艺术家创作首先要确立创作母题，才会产生出相应的创作方式，水墨艺术家也同样如此。从当前宽泛的表现形式和人们日益丰富的视觉经验来看，水墨艺术家的表达途径不可以仅仅局限于架上，但是水墨艺术本身与观念为先的当代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下或者说文脉下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一方面需要与当代艺术建立一种共通的关系，提供一种更开放的视角和心态；另一方面它是在自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拓展自身的表现空间，而非融入泛观念化的当代艺术中。

王永成：观念为先的当代艺术要构建自己一整套的视觉体系与语言方式，已经无法单靠平面静止的架上绘画来完成。这正是水墨艺术在媒材、形式、语言上扩展的原因与原动力。传统水墨的雅集赏玩或立轴或条屏的古老展示方式势必会被重新演变或者全盘改变，这是水墨艺术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水墨的概念也就发生着改变，出现了传统与当代的两种评判标准。水墨艺术家在此时就应该作出自身明确的判断与选择。



卢缓：近年来，我一直在挖掘和推动多媒材、多形式的“综合艺术”的发展力量。由此，新水墨在当代艺术的转型期也势必面临着空间延展的问题。一方面，新水墨本体在表现空间上拓展，另一方面，新水墨在展示空间上的扩张，两者都成为推动新水墨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黑白相”试图由“黑白”精神来营造一个属于中国当代艺术语境的新相貌。面对这场正在发生的空间拓展的变革，水墨艺术将如何运用在“场”与不在“场”的角色置换，来搭建桥梁，获得其在当代艺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席？

李志坚：最重要的是图式和展示方式上的拓展。首先，创作手法从平面转到立体空间，我这次的参展作品正是想通过当代方式的灯笼装置和传统方式的手绘绘画共同营造出一个在园林中细细品读的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场景空间。其次，作品语言的转换，就是运用当代的语言讲述经典的，或者古老的，或者是艺术家感兴趣的故事。当代艺术也是在用传统的语言，讲当下的故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撑，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找到自身和观众感兴趣的点，运用合适的当代艺术图式和展示空间表达出来。

Wash painting isn't just a material, a way of presentation, or simply a distinguishable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 field where meanings grow with discursive conflicts.

- | | | | |
|----|----------|--------|-----|
| #1 | 卡卡，卡卡卡 | 布面综合材料 | 郝建涛 |
| #2 | 赞美者 | 绢本水墨 | 王永成 |
| #3 | 考据学—衰败 | 绢本水墨 | 郝量 |
| #4 | 有碍观瞻NO.6 | 水墨 | 余洪波 |